

## 战争从未让女人走开， 那些奋战和牺牲在华北敌后的「女神」

- 时间：2019-04-07 16:34
- 来源：[党人碑的熟人茶馆](#)
- 作者：党人碑

<http://www.cwzg.cn/history/201904/48190.html>

正如二十八画生同志所指出的：“我们现在打日本，要妇女参加，生产要妇女参加，世界上什么事情，没有妇女参加就不成功。”让我们记住我们民族的女神，记住她们对我们全民族的功德，更记得她们的精气神。揣好了，别丢了！

“女神”，如今是个网络时髦语。

她们如果不牺牲，她们如果活在当下，绝对是女神，但她们牺牲了，为了今天的我们，她们是真正的女神，彪炳史册的女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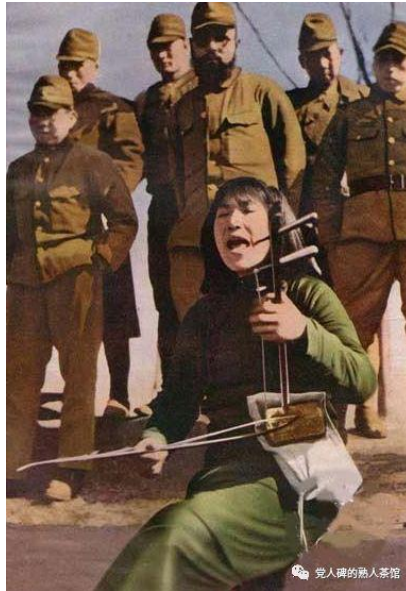


正太铁路沿线，两名被日军俘虏的我方女侦查员，很可能是妇救会干部

十四年的抗日战争，对于我们这个民族，既是前所未有的苦难，也是一种考验，更是重塑民族精神的凤凰涅槃。

传统上，中国妇女是被侮辱和损害的一群，封建礼教和男权社会，让无数诸如“男尊女卑”、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、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”的歪理邪说，深入人心，甚至为女性所接受。

鬼子来了，她们除了要和男人一样忍受亡国奴的痛苦之外，还要被日寇、汉奸一起蹂躏，多受一重苦难。



铁蹄下的歌女，遭受日军多重戕害的中国女性缩影

我为什么说看史料越看越难受，就在于此。比如 1939 年仅仅三个月中的统计，在华北某县第二区，这个“区”，基本相当于现在的乡镇，经我们的妇救会确查：被日寇那啥的妇女，就有八百多人；伤重致死的，或那啥后被杀的，就有百余人，后来投井上吊的还不算在内，更别说羞于启齿的了。

为了生存，为了有尊严的活下去，她们更希望得到精神上的解放，更希望跟男人一起，跟兽军，跟汉奸死磕到底。而且，在许多地方，她们表现得比男人更英勇，更坚定。

而就在抗战初期，河北唐县花盆村，外面来的妇女干部，问村里的妇女是哪国人？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，夺口而出：“花盆国的！”



注意两位中国女孩恐惧的眼神

周围站了許多人，竟沒有一個糾正她的，因為她們也不清楚自己是哪國人。彼時，中華民國已經二十多年了，但她們對所處的时代，還全無了解，當然逃跑的國民黨，進村的鬼子、漢奸都會傾囊而授。

隨着我黨我軍在華北敵后開展武裝鬥爭，婦女們也被從家門、傳統和桎梏中解放出來。以掃盲為例，阜平縣有19萬人口，戰前上過學的婦女，僅有70多個。我們黨為婦女們辦起了識字班和婦女學校，僅1940年就吸收了7998名婦女參加學習。

婦女們在思想上武裝起來，民族情緒自然高漲，她們也要為了她們的國家和民族，與日寇漢奸鬥爭到底。



完縣（今河北順平）北神南大刀隊的姑娘們

以晉察冀為例，1938年9月，18個縣都建立了婦女自衛隊，人數23萬有餘。到了1941年底，婦女自衛隊人數已有446060之巨，基本覆蓋了根據地的所有縣區。開始逐步代替男性為主的基干民兵，維持後方秩序和後勤工作，承擔着不輸男兒的艱巨任務，是當之無愧的中樞英雄。

在冀中的幾次三八節檢閱女子抗日民兵時，細心者觀察到：她們中既有衣着光亮，梳着大辮子的姑娘們，也有黑衣藍褲的中老年婦女，多半都是小腳；她們沒有精良的武器，咱隊伍上和民兵還沒有呢，她們能有土槍土炮，大刀長矛就是好的了，甚至帶着洗衣服的棒槌，做針線活的剪子、錐子，就去了。這也是她們抗暴的工具，更是她們對這個民族的承諾。



这是女性解放，也是一场女性革命，无数的妇女参与到抗战的洪流中

男人当汉奸，女人不当，即便是自家男人当了汉奸，她们也毫不留情。北岳区一分区有妻子告发汉奸丈夫的，冀中一分区有当娘的举报儿子是汉奸特务的，安国县则有闺女领着游击队员，到敌人据点骗出汉奸父亲，交给政府法办的。

现在这都被公知搞得“政治不正确”了，但仔细想想，为啥他们那么爱这个路数，而她们这么恨呢？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爱恨，你懂的！

女的也有当汉奸特务的，但被发动起来的群众，哪怕是脚老太太，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也不含糊。

定县有位老太太躺在病床上，忽然听到街上人叫卖肉，是个女声，而且非常陌生，就叫他孩子把卖肉的叫到家里盘问。老太太越听越不对劲，顾不及有病，爬起来假装上厕所，到外面招呼家里男人，捉住了这个汉奸。



战斗英雄邓仕均、子弟兵母亲戎冠秀和爆破大王李勇，全民族一起来抗战

对汉奸如此，对鬼子更坚决。冀中的饶阳县有个司马村，今天分成了南北马两个村子，有位普通的家庭妇女，连个正经名字都没有，叫杨大女，三十多岁，我们的堡垒户，就是宁愿舍出自己性命，也要保护八路军和游击队的那种抗日家庭。

鬼子扫荡的时候，区小队遇险，她回娘家了，可听到消息，二话不说赶回家，把同志们都藏在自家地道里。鬼子汉奸以死相逼，用刀一片片割她的肉，她仍坚不吐口，敌人还召集父老乡亲围观，让大家看看袒护某某党有什么好处？

“区小队在哪儿？谁是村干部？谁是党员？”

杨大女已成了半死的血人，但平素里沉默寡言、老实巴交的她，只有三个字：“不知道！”



正在向八路军学习练习射击技术的妇女自卫队员

1940年4月6日的深夜，望都五区柳陀村，鬼子汉奸围村抓人，带路的女汉奸，指认了妇女自卫队中队长和15名队员。在县城的监狱里，她们相约：“我们只有干下去，无论是谁不能投降敌人。”还通过内线传话回去：“让同志们放心，我们决不投降！”

受尽酷刑后，汉奸逼问：“招不招？好受吧？拥护八路军，还是拥护新中央政府？”

同月16日，16位民族英雄壮烈牺牲，敌人一个字的口供都没得到。

灵丘的河浙村，有姐妹三人，一起参加革命。先是担任六区妇救会干部的二姐陈莲雄，1942年春，遭遇日寇大扫荡，坚决不投降，跳崖自尽，年仅21岁；到了夏天，鬼子又一次大扫荡，为掩护同志突围，时任应（县）山（阴）联合县一区妇救会主任的大姐陈先，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，闯入敌群，壮烈牺牲，年仅22岁。



同样是妇女，看看这群宣抚班的女汉奸

听到两个姐姐的噩耗，小妹陈书叶擦干眼泪，要求到游击区去，到最危险的一线，她也成为了一名妇救会干部，是三姐妹中唯一活下来的一个。

说到跳崖自尽，我还想提到 22 岁的吕秀兰烈士，井陘县一区妇救会的武装部长，1940 年 9 月 5 日，她自告奋勇，带队死守挂云山高地，掩护群众撤退，鏖战一昼夜，弹尽粮绝。最后关头，吕秀兰带着仅剩的五名队员，其中还有两位十五六岁的少年，摔碎武器，抛弃山谷，高喊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，纵身跳下悬崖。

“狼牙山五壮士”，人人尽知，然而早他们整整一年的“挂云山六壮士”，却鲜为人知。



妇救会干部和妇女自卫队，她们也是华北敌后抗战的主力

在晋察冀北岳区，牺牲在抗战时期的区，不是大区，而是县乡之间的那个区级，妇救会干部烈士名单中，化名“王海英”的陈先和二妹陈连雄，还有吕秀兰，赫然在列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八年抗战，仅北岳区就牺牲了 55 位区级以上妇救会干部。她们牺牲时的平均年龄还不到 19 岁，真正是如花似玉的好年华！

而这还只是北岳区，只是区级以上，大量村级妇救会的烈士，比如大名鼎鼎的刘耀梅烈士，阜平县罗峪村的妇救会主任，并没有记录在内。

牺牲时 22 岁的刘耀梅，摄影记者叶曼之有张她牺牲后拍摄的照片，惨不忍睹。鬼子把烈士凌迟处死，火烤人肉、包人肉饺子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同时遇难的，还有她的父亲刘龙帮、十岁的弟弟刘耀新，以及丈夫齐尚书、公爹齐老末。



刘耀梅烈士纪念碑。党人碑的熟人茶馆

刘耀梅烈士纪念碑，恕我不放《刘耀梅之死》，看一次心疼一次，落泪一次

同样沃血绽放的，还有另一朵红梅，晋县（今晋州市）六区妇救会秘书杨领梅烈士。

1943年3月23日，汉奸带着鬼子围住南田村，抓出党员干部，一个个砍头，没有一个是软骨头，到了19岁的杨领梅这里，也是有死无降，骂贼不止，最后被鬼子用特制的大铁钉，钉死在城墙上。

晋察冀有四个区，我党在华北敌后还有晋绥、晋冀豫、冀热辽、冀鲁豫和山东等多块根据地，牺牲的妇救会干部数量，可想而知。



“我们坚决不当汉奸”

比如《心路沧桑：从国民党六十军到某某党五十军》的作者高戈里老师的姨妈，于森烈士，就是一位牺牲在山东威海的妇救会干部。

对于中国妇女的抗日热情，鬼子也有觉察，某次它们发现电线被割走后的现场，有只女人的绣花鞋，还是小脚的，不禁慨叹：“中国不得了，女人也来打我们了！”

抗战胜利之后，晋察冀又搞了次民兵武装的统计，妇女自卫队人数已经发展到了207.05万人，从1941年占边区自卫队员总数的44%，增加到60.6%。



埋地雷，准备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女民兵

人民群众不会平白无故跟我们党走，虎躯一震就能应者如云，那是穿越小说，曾经认为“嫁郎吃饭天经地义”的“花盆国”妇女们，没有说破天的理由，决不会冒着死全家的危险，投入抗日的洪流。

而且妇女组织，也并非我党一家，国民党有“第一夫人”宋美龄担任指导长的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会，华北伪政权旗下甚至有两家：兴亚妇女团和新民妇女团，隶属鬼子不同的特务机关。

但我们也有自家的独门手艺，这就是发动群众，只有充分发动全民族妇女奋起抗战，才能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；也只有全民族妇女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民族解放战争，才能为妇女的最终解放增添砝码。



正在做军鞋的妇救会员，特别是中间这位，颜值绝对是女神级别的

正如二十八画生同志所指出的：“我们现在打日本，要妇女参加，生产要妇女参加，世界上什么事情，没有妇女参加就不成功。”

让我们记住我们民族的女神，记住她们对我们全民族的功德，更记得她们的精气神。

揣好了，别丢了！

**【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“党人碑的熟人茶馆”，授权察网发布】**